出狱后 CZ 首现谈监狱生活与未来：做教育需要时间 我现在有的是

整理：律动 BlockBeats

本届 Binance 区块链周最大的期待终于来了。刚结束 4 个月狱中生活的 Binance 创始人赵长鹏（CZ）现身主会场，并聊了一些关于狱中生活、Binance、教育项目，以及 AI 的话题。这也是 CZ 出狱后的首次现身。

43 亿美元罚款、叠加 4 个月的美国牢狱生活后，为了自由付出极大代价的 CZ 看起来比较 chill，手臂线条比之前更加明显。在今年比特币这条 7 万美元历史新高的路上，我们时隔一年左右能再次听到 CZ 的声音，也是个非常不错的 Uptober 最后一天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Austin：我是 Austin，来自 Altcoin Daily，CZ，这是你出来后的第一次采访，你在监狱的经历如何，肯定不怎么好吧？

CZ：确实不如现在有趣，整个经历非常受限，自由被剥夺，没什么事可做，但这也让我有了大量时间去反思。我学到了很多重要的教训，比如，当一切被剥夺时，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对我来说，最想念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想念我的孩子、家人、朋友、同事以及社区。其他东西我也想念，但远不及对人的思念那么强烈。你会想念食物、舒服的床，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影响不大，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聚焦了生活中的优先事项。

Austin：你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判决吗？

CZ：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个认罪协议，我同意了协议的一些条款，并且不打算对此发表负面评价，我接受了这个结果。

至于判刑方面，我得到了四个月的监禁。法官的工作很艰难，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会觉得太轻，有些人会觉得太重。对于我所犯的罪——即违反银行保密法——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人因为单一违规而被判刑，而我是第一个。

仅在几周前，一家银行因为类似问题被罚了 18 亿美元，但没有任何人被起诉。是否公平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法官在法庭上也说了很多我的优点。尽管我被判刑，但与其他人相比，我的刑期确实很短。监狱里大多数人都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刑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算是幸运的，判决已经过去，我也在向前看。

Austin：在里面你交到朋友了吗？

CZ：是的，你必须交朋友，如果孤立无援可能会很难过活。确实有几个狱警认出了我，还问我应该买什么币。我只能说我在里面没有网络，也没有任何加密货币的资讯。

我结识了几位朋友，至今还保持联系。老实说，监狱里有很多好人，他们很多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被判了很长的刑期。遇到的同伴大多很友善，尽管有个别狱警态度稍显冷漠，但我并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伤害。从这个角度看，我算是非常幸运的。

在入狱前，监狱顾问（这是一个行业）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警告我不要在账户里存太多钱，只存五十美元。而我进去后发现其他人账户里都有两百美元，倒显得我成了「穷人」。总体来说，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还认识了一些朋友，现在也在尽力帮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来减刑。

另外，监狱里有一位朋友叫迈克尔，他因为四十年前的持有大麻案件入狱，待了 27 年，而如今大麻已经合法了。他在监狱期间还获得了大学学位，读了六本书。那里确实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但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很难实现这些。每次我能用 15 分钟电脑，15 分钟后就会被自动踢下线，而且电脑不能粘贴，只能手动输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写一段文字想调整位置，只能重写。而在迈克尔的那个年代，甚至连电脑都没有。所以，虽然条件艰苦，但很多人依然努力学习、读书、拿到学位，那里有很多很好的人

## 和 Binance 的关系以及对行业趋势的判断

Austin ：你现在和 Binance 是什么关系？

CZ：我已经卸任 CEO 职务，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我的股东权利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币安的大股东。我仍然可以要求获得一些信息，但不能做决策或下达指令。总体来说，关系还是挺好的，现在有一群其他人在努力工作，而我则被「强制退休」了。刚开始的第一个月有点难受，情感上很难割舍，因为这家公司我投入了很多心血，持续了七年。

但我一直认为，一个 CEO 的任期最好不要超过十年，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现在有了 AI，我以前没有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它，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 DeFi 等细节。所以现在回过头看，被迫退下来其实也有很多好处。如果我自己主动辞职，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撑不住了，但现在是被迫的，所以也没有人抱怨。

此外，现在我有更多时间，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尽管我的声誉有所变化，但我依然重视曾经的成就，这表明没有欺诈行为，也没有用户损失资金。所以在某些方面，我的声誉仍然很稳固。另外，我也并不年轻了，但也不算太老，还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情。能有现在这种自由和资源去做想做的事情，确实是很幸运的。

Austin：听说你被终身禁止管理任何加密货币交易所，这是真的吗？你还会继续投资加密项目吗？

CZ：当然，首先，根据我的理解，「终身」和「禁止」这两个词并没有出现在我与政府的协议中。协议内容是我卸任 CEO，并没有时间限制。不过协议可以更新，政府也会变。但我没有计划再回去担任 CEO 的职务，我觉得团队做得很好，不需要我回去，即便有机会我也不想回去。我认为「终身禁止」这种说法只是媒体的夸张，实际协议是公开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当然还会继续投资加密项目。现在我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谷歌学院，另一个是投资。投资主要集中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这三个领域。我已经不想再亲自领导项目，更想帮助其他创业者去发展他们的公司，为他们提供资金、建议、资源等支持。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导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导师。

Austin：关于 2025 年加密货币的前景，你对未来一年仍然看好吗？

CZ：我会尽量不做任何金融建议，不过，历史并不代表未来，我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分析历史。从历史来看，比特币经历了非常清晰的四年周期。2013 年是牛市，2017 年是牛市，实际上 2012 年是恢复年，很多人没有追溯到那么远。2016 年是恢复年，2017 年一路飙升。2020 年是恢复年，2021 年是牛市。今年则回到了之前的高点附近。

所以基于现有的分析，2024 年是恢复年，至于明年会发生什么我不清楚，但从长远来看，我对整个行业依然非常看好。我认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被建立，随着更多人使用加密货币，它的效用价值也会增加。从长远来看，我仍然非常乐观。

Austin：你最看好加密货币的哪些方面？DeFi 还是 meme 币？

CZ：我不打算具体到某个领域，因为这样预测哪个会成为下一个爆点非常困难。比如在 2017 年初，我可能没法预测到 ICO 会成为热点，但到 6 月趋势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这取决于哪些项目在某些小众领域爆发。今天上午我见了一些创业者，他们将 AI 与区块链结合，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如果其中一个项目爆发，那么这个领域就会变大。很难预测，但我会继续支持行业中的其他建设者，看看会发生什么。

## 对监管的看法

Austin：关于立法，你怎么看未来加密的监管走向？

CZ：目前的立法在逐步改善，在一些国家，比如这里，进展很快。在一些大国，由于部门多、人员多，进展会慢一些。但总体来说，趋势是积极的。我举个例子，今年四月中旬，伊丽莎白·沃伦宣布要打击加密货币，就在我判刑的前一周。结果到六月，特朗普公开支持加密货币，到六月底两党都支持加密货币，而我还在监狱里。所以这也说明了，当人们需要加密货币时，政府也会作出回应。因此，我认为整体方向是积极的。

Austin：我住在美国，从我的视角来看，加密货币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选举议题。你认为哈里斯或特朗普谁对加密货币更友好？

CZ：哦，我完全没有想法。我不会评论任何选举话题，因为我已经与美国法律打交道够多了。我知道美国有选举干预法，任何我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所以我不打算接触这个话题，甚至不想接近这个「线」，我只想保持距离。我觉得两党都支持加密货币，这已经很好了。

Austin：好，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哪一项政策或立法是最重要的？

CZ：我认为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对加密货币的分类。现在有很多争议，比如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他们将加密货币视为货币。，本已经认可比特币为一种货币，很多其他国家也将比特币视为加密货币。当然，加密货币有不同类型，这取决于具体的币种。但在美国，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点，我不想过多评论。

## 关于 Giggle Academy

Austin：假设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 2025 年 Binance 区块链周的舞台上见面，不一定是关于价格，但您觉得比特币或加密货币会处于什么位置？

CZ：预测一年后的事确实很难，不过我认为历史可能会重演，我们的未来将会在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

Austin：我很喜欢这个预测，CZ，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CZ：我现在至少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在 Giggle Academy 这个项目上，我认为这个项目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影响力，虽然它不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

Austin：能向不熟悉的人解释一下 Giggle Academy 是什么吗？

CZ：它是一个数字化教育平台，专门为那些无法获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服务。目前全球有大约 7 亿到 8 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另外，根据不同的报告，还有大约 3 到 5 亿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也就是说，全球约有 12 亿到 13 亿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非常贫困的地区。

许多教育类的应用程序和项目都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更多是对现有教育系统的补充。而我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结合游戏开发者、图形设计师、教师和 AI，制作应用程序或工具，为需要教育的人提供服务，且不依赖教师。

在那些地方，教师的成本很高，而且缺少教师。如果要派教师到那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互动的应用程序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教育，主要是在安卓平台上，因为安卓设备在这些地区价格更低。

如果我们能帮助 1 亿人获得教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并不在意有没有经济回报，而且我认为这也不需要太多资金。

今天，全球 80 亿人口中，大约有 10 亿人每天在学校学习，平均一个班级 30 人或 50 人，全球约有 2000 万教师。但是你想想，教授一年级的英语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呢？我们每天重复数百万次类似的教学过程，如果能把这些内容制作成应用，再加上 AI 支持，让它能够互动式地回答问题。虽然前期投资可能较高，需要几百万美元，但一旦 AI 引擎完成，以后每门课程的成本可能就是一百万美元左右。12 个年级，12 门课程，30 个科目，总计大约 3 亿美元。即使加上大量的缓冲，也就 10 亿美元。我认为，我们可以创造出满足今天所有教育需求的内容，并涵盖 500 种语言。

美国政府每年在教育上的支出是 1000 亿美元，而我们只需要不到 2% 的资金就可以为那些没有教育机会的孩子提供教育，甚至我们可以做到比传统的面授更好。在一个 30 人的课堂里，教学节奏受限于进度最慢的学生；而通过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强项上快速进阶。在积累大量数据后，我们还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找到工作。比如，8 岁的小孩可以做标注工作，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

我的侄子从 12 岁开始就管理了一个有 14,000 名游戏玩家的飞行模拟社区，16 岁的孩子可以做客户支持工作，比如回答常见问题，15、16 岁的孩子可以做游戏测试员或编码员。所以我想让孩子们更早进入工作岗位，而不仅是拿到大学或高中文凭。

我们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比如，这个孩子在数学方面名列前茅，处于前 10% 的水平，并完成了许多项目；其他孩子情商高，通过平台志愿辅导年幼的孩子等等。这样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们早日找到工作，从而帮助他们的家庭、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当然，电子化的数字教育缺乏人际互动，但也有其优势。我的设想是让年长的孩子辅导和互动带动小一点的孩子来弥补人际互动的缺失。比如体育课，在线教学很难实现，但平台可以组织 15 岁的孩子带领 7 岁的孩子一起做活动，15 岁的孩子可以因此获得积分或学分。当雇主来招聘时，这样的孩子自然会优先被选择。

我们可以在平台中设计出很多不同的互动方式，但我们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 AI 能够稳定地生成一致的视频内容。这个任务看似简单，但对于 AI 来说却是一个难题。目前，教师可以快速制作内容，比如 PPT，但这些内容通常是为教师自己授课设计的。

然而在没有教师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平台或应用自行传递这些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需要非常互动的视频、动画和可爱的元素，这是老师通常无法提供的，而这正是 AI 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现在，没有一个 AI 模型能够生成出理想的内容。我和许多顶尖的 AI 专家探讨过，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到几年内就能解决。一旦突破了这个难题，我们就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传递内容，希望能惠及全球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孩子和人们，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教育。

Austin：未来，Giggle Academy 的某些部分会融入 Web3 或区块链吗？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想知道，会有空投活动可以参与吗？

CZ：短期内不会，我不想再涉及发行新代币等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会支持已有的代币，比如比特币、以太坊、BNB 等。

我们会构建奖励机制，让系统可以良好运行，但我们可能不需要发行自己的代币。例如，如果我想雇佣客户支持或社区论坛管理员，可以赞助一些 BNB，用这些资金支付给孩子们等等。

另外，今天我发现了另一件有趣的事，就是 AI 公司实际上支付了大量资金来获取平台上由人生成的数据。如果我们让孩子和家长同意将他们的数据提供给 AI 公司进行训练，那么这些孩子在学习发音、学数学等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以用来训练 AI，家长们可能因此获得 10 到 100 美元不等的报酬。对于我们的目标用户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学即所得」的直接支付方式，而无需使用代币。AI 公司会成为平台的赞助方，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发行代币来实现这个模式。

当然，长期来看，我希望逐步将 Web3 的经济模式融入平台中。这是一个从孩子学会说话开始，陪伴他们直到就业的平台。甚至在他们 70 或 80 岁时，仍可以继续学习。到那时，当他们找到工作时，我们可以提议（而不是强制）他们考虑在未来的一到三年里，将收入的一定比例捐回平台。即使只有少部分人愿意这么做，我认为我们也可以长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平台。不过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可能需要十年左右。但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